



## 冬日看树

■ 寿县 马从春

下班的路上，偶遇串串“葡萄”。近前细看，哑然失笑，凛冽冬日，哪有什么葡萄，乃是女贞子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凌冬青翠，有贞守之操，故以贞女状之。”此木贞霜葱翠，皑皑冬日，亦可枝柯凌风傲雪，的确是树中之贞女。猴樟，端庄秀丽，郁郁葱葱地站立于小城的行道两旁。这个名字，我至今不得其解。想来，那些枝柯里密密麻麻的果子，乌黑小巧，粒粒圆润，正如猴子顽皮的眼睛乱挤眼呢。这种树，四季常青，不惧冬雪，有冬天君子之风骨。

无患子，诗意的名字。冬日，经过一棵无患子树，狭长的叶子变黄，跌落，树下一地金黄。仰望枝头，颗颗无患子金黄莹润，尽显冬日的丰硕。无患子，道家曰鬼见愁，佛家称菩提子。一种有思想的树，在这个冬日，当适于细赏玩味，认真品读。杉树，我喜欢看的树木。作为古老的物种，杉树高大而挺直，没有一棵弯曲的。驾车下乡，邂逅两行杉树，俊秀挺拔直插蓝天。叶子半青半黄，冬日斜阳，水墨丹青的寥寥勾勒，呈现出疏疏朗朗的唯美意境。

冬天的树，删繁就简，不蔓不枝，是一种品格，亦是一种智慧。寒冬来临，褪去一树繁华，回归自然简约，保持水分和养料。一冬的贮存，低调的蛰伏，只为下一个春天的抵达。人的一生，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。清闲冬日，去探望一棵树吧，斑斑驳驳的光影里，你会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## 记忆中的冬天

■ 贵州贵阳 赵宽宏

冬日，人间清寒，花草凋零，树木亦有冬之风韵。北风凛凛，气温骤降，人们穿上棉衣，戴上围巾、帽子和手套，轻便的身材变得臃肿，如果再佩上口罩，迎面而来，即便是熟人也很难认清。树木也是一样。这些大地上站立的生灵，虽然依旧静默，低头不言不语，却反应迅速，只消短短的几日工夫，便悄悄换了冬装。兀自立着，守候着一个肃杀冷酷的季节。冬日乌桕，叶红似火，白子如星。小城的沿河公园里，植有数棵乌桕。清晨，我踩着枯草上的霜花，去看它们。这些乌桕，体型不算高大，却枝繁叶茂，经霜的叶子红着脸膛，似微醺的乡野汉子。那些白子，爆裂出树荚，一粒粒，白白的，挂在枝头上，仿佛远方伊人晶莹洁白的牙齿。

幼时，喜欢取白子玩耍。竹筷子，劈开，白子置于中间，用力按下，子弹嗖然射出。那一头的“敌军”小伙伴，便一阵抱头鼠窜。白子子弹，沿着岁月的弹道轨迹，轻轻飞翔在懵懂清澈的童年时光里。报恩寺的银杏，必须要看的。寿州古城，楚国故都，挺小，却处处古意。东街巷里报恩寺中的两株老银杏，植于唐贞观年间，已然是两位一千三百多岁的老人。树干粗壮，可数人环抱，块块树皮，黧黑斑驳。老枝上，黄蝶飞舞，片片金黄的银杏叶，宛如古老的经卷，千年的如水时光，于风中纷纷扬扬。

冬天最明显的标志是西北风。现在知道，这风是从西伯利亚刮来的，呼呼地乱蹿，夜晚在房檐树梢打呼噜，尖声厉噪，追着人发泄。有民谚曰：针尖大的洞，斗大的风。家里有点温暖的气息，都被西北风钻进来吹跑了。我要是在春节期间回一趟老家，回来后同事都要说我晒黑了。其实不是晒黑的，是被故乡冬天的风吹黑的。有西北风的天气一定晴好，太阳灿灿的，可是没有多少温度，连狗也懒得晒这样的太阳。小时候在我们那里，冬天再冷，决不会有人家生煤炭炉子烤火取暖的，顶多是手炉、脚炉，或者火钵（火盆），火种是稻壳、锯末等。这跟当年我们那里缺燃料有关。

故乡的冬天若刮东北风天气就要变了，顶多吹个一两天，必然有雨雪。农谚又曰：一年三季东风雨，唯有夏日东风晴。吹东北风没有西北风冷。雪下来，纷纷扬扬的，小孩子兴奋异常，奔走相告，一二十厘米厚的雪几乎年年都有，打雪仗、滚雪球是小孩子和年轻人的游戏。小手玩雪被冻得跟红萝卜头似的，玩兴不会减，我有这样的经历。很多大人对小孩子在雪中疯闹是要干涉的。那时候很难得有一双元宝口的雨鞋，俗称套鞋，套鞋在雪上走，咯吱咯吱的，大人心疼，大人说雪是锋利的，会把鞋底割坏。

太阳把雪融化了，融化的过程中又冻成冰凌，一条一条地

挂在屋檐口，像透明的匕首，像锃亮的镊子。下雪不冷化雪寒。这时的河面也封冻了，冰面有近十厘米厚，小孩子就会到河面上去，踩在上面滑冰，其乐无穷。当然，这是要一定“功夫”的，冰滑摔跤是常事。我到现在还怀念这样的冬天。不过现在天气变暖了，河面的冰最多一两厘米厚，没有敢走上滑滑冰的了。现在故乡的孩子尝不到这个乐趣了。

故乡的冬天还有收冻化冻之说。晴好的日子，太阳明晃晃的，再无力也是有能量的，上午九点来钟开始化冻，乡村的土路就很难行走了，一脚一脚陷在烂泥里，鞋子会弄得不成样子。骑自行车的这时不是人骑车，而是车骑人，烂泥粘在护泥板里，推都推不动，最后只好扛着走。

我祖父是喜欢过冬天的。他是捕黄鼠狼的好手，我和他一起捕过。他知道哪里有黄鼠狼出入，一般是在人家院墙的出水洞处下夹子，有时也在沟坎处挖一个洞，夹子下在洞口，洞里放只死老鼠或一条小鱼。黄鼠狼一般只吃活食，不吃这些东西的，但冰天雪地，很少有生灵出来活动，在“偷”不到鸡的情况下，饿急了还是会吃的。冬至过后，黄鼠狼的皮毛是值钱的，一只黄鼠狼的皮毛可卖三至五元，一个冬下来，可得几十上百元，在那个年代，是颇丰厚的收入了。

对于故乡的冬天，我一直是比较神往的。

## 小雪夜

■ 江苏南京 吴瑕

一场小雪悄悄地在“小雪”的节令中袭来，轻轻地哈一口气，屋顶、树冠、城市的街头就上演了小雪驾临的行为艺术。唐诗宋词里的婉约就在马路上摊开诗意的白纸，等着车轮和脚印去挥毫冬天的童话。街头的黄树叶在还地上晾晒美得不像话的秋色，层林尽染的深红被雪花细细的鼻尖亲吻撕咬，黄色的叶片上多了白雪的装点，生动了诸多的镜头，收藏到岁月的札记里。

一株株青菜在阳台上扭动身子，等着和盐一起在坛子里、在小缸里雪藏。从青翠到黯然失色的土黄过程就在密封的坛子或是缸里完成蜕变，那是冬天餐桌上的田野。树枝在雪花的温柔拥抱下最为多情，他们干瘦的身姿霸气地伸长，揽住下坠的雪花，黑白相间里，亲吻的原色惊艳了镜头，脚下的落叶仰望着雪的驾临，来谈一场酝酿好久的恋爱。

景观湖、池塘里，水还是那么温柔，平静着兀自打盹，吹皱的水域依然是一个素淡的心。即使雪花点点地袭来落下，在霸气的爱情攻势里，坚守自己的初心。始终像一个世外高人，任凭雪花张扬着在空中变换落地的方向，淡泊明志的河水宽容地聆听雪花的低语、述说。禅意就在水里延伸、扩张。城里的鸽子在笼子里喃喃咕咕，它们已

经失去了飞翔的底气，终日在阳台上蛰伏成城市的休闲风景，用一声声别人听不懂的话语诉说曾经的光荣和信鸽的自豪，啞哑的嗓子沮丧着深深的失落。从天而降的白雪落在鸽子头上，醉了东风，凝成一滴期盼游子归来的乡愁。

雪花，凛冽起来的风，熟稔的乡音就成了一件棉衣，乡愁开始在血液里流窜。厢房里，母亲把炊烟赶出了烟囱，袅袅娜娜的样子刺破冬的背景图，一如开始新年晚会的彩排。我的母亲提着簪子扎着头巾，走向她的菜园，用砍刀割着碧绿的青菜，拔着菠菜、或者砍一兜大白菜。篓子里满满的蔬菜是滋养我们骨骼的母爱牌无公害食材。那些蔬菜被母亲分割成棋盘格般，我读不懂那些平平仄仄的诗句，只知道在冬天里像冬眠的青蛙一样，在餐桌上扫荡，被子里养肉。

小雪了，团圆的年就不远了，母亲的炊烟开始密集起来，那是母亲的咳嗽声，丝缕着密密匝匝的牵挂，散开时飞奔到我的城市，提醒我该回家打卡了。一枚枚雪花把夜色调整出的亮度，把回家的路开始丈量，回家的欲念在体内升腾、律动，舌尖似乎嗅到了家乡的小吃，胃蕾开始一路狂奔，目标和彼岸都是爱的味道。

## 湘西三咏

■ 合肥 张武扬

## 八声甘州·咏矮寨大桥

溯十三道锐角惊弯，重峦似波涛。纵湘黔渝鄂，峰崖万壑，垂野盘雕。更筑深渊千丈，凤翥剪风超。峡谷钢桁跨，第一天桥。

仰止苍岩烟霭，犹云中漫步，峻峭相邀。指天曾问道，远树锁云霄。掷长虹、度阡越陌，挑危巖、嵯峨任登高。丰碑起、莽苍华夏，独看今朝。

（注：1、十三道锐角惊弯：矮寨盘山公路有十三道锐角急弯，曾是最为惊险的弯道。2、指天曾问道：峡谷的绝壁高崖间有座天问台，传说是指天问道之处。）

## 高阳台·咏凤凰古城

岸远烟生，虹桥柳碧，万名塔映参差。吊脚楼悬，跳岩波影徘徊。从文故里边城梦，看旧庭、城阙苔扉。笛箫吹、今古和鸣，有风来楼。

云霓塔影沱江远，尽飞檐斗拱，击筑裁晖。崇德堂深，泛舟夜赏虹霓。苗家寨忆侗堂戏，数斯人、老菜街遗。月如钩、风暖凭栏，哦吟敲诗。

（注：1、跳岩：将一些形状大小基本一致的石块在水中排列成道，石块之间相隔约一步之遥，便形成了简单而古老的渡河方式。2、老菜街：沱江南岸的古街。）

## 满庭芳·咏芙蓉镇

水远山遥，通津楚蜀，巷门闲放云暄。跳波溪涧，进沫只如烟。吊脚楼廊错落，米豆腐、凉粉辛盘。惊飞鸟，虹霓紫气，瀑布挂窗边。

凭栏，风竹榭，层峦尽染，散客归船。古今忆风流，敲韵舒颜。铜柱卓殊缔约，春秋笔、八百遐篇。箫声醉，凉风入梦，摆手舞翩跹。

（注：1、铜柱：五代时，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多年交战媾和，划疆而治，铸2500公斤铜柱为证，柱上刻有盟誓的条约，溪州百姓由此得享800多年没有战乱的相对安定生活。该铜柱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现存芙蓉镇的湘西民俗风光馆。2、摆手舞：是最具土家族民族特色和最能反映土家族古老风俗的民间舞蹈。）